薛文清公讀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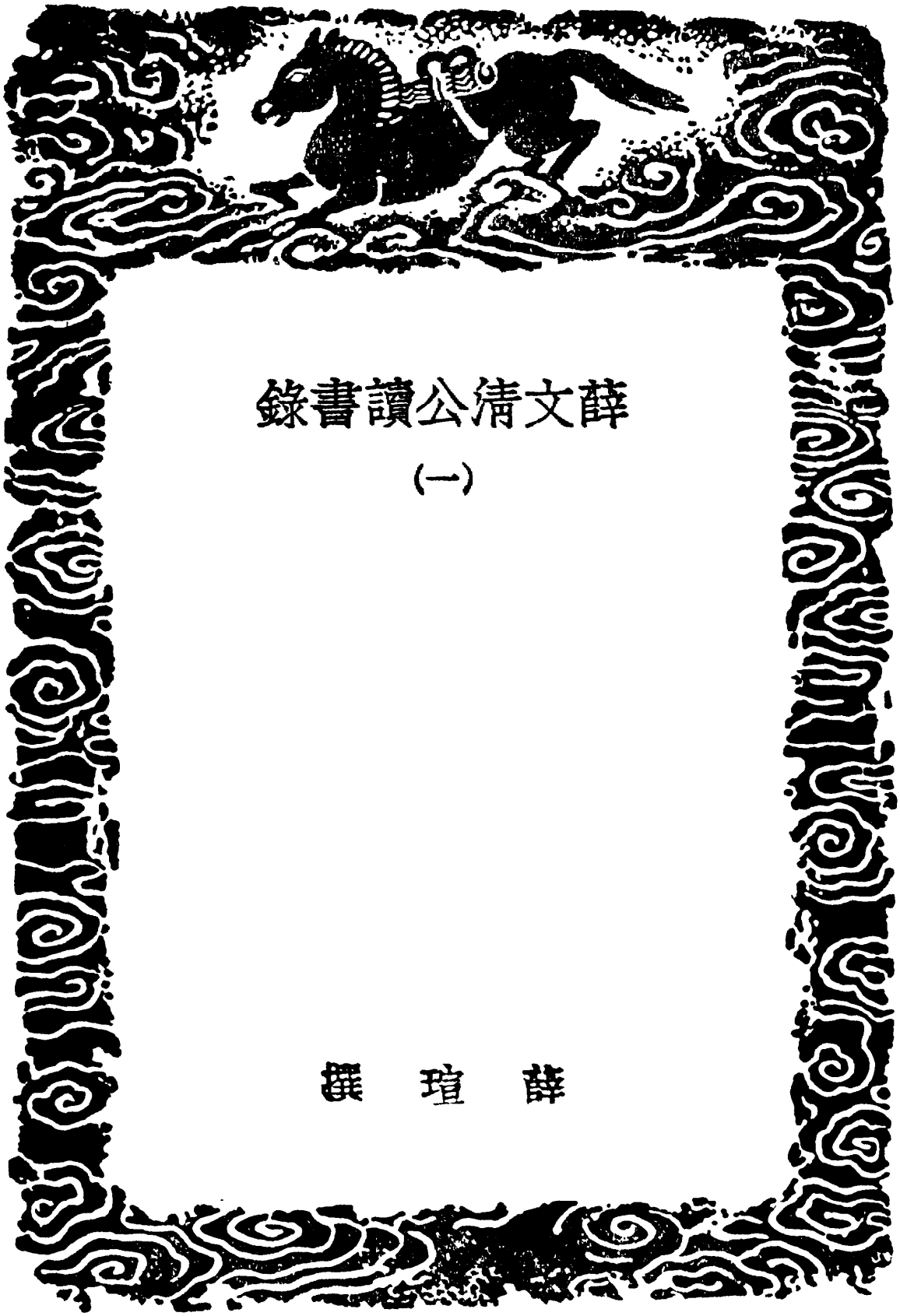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文清公讀書錄

(一)

薛　瑄　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薛文清公讀書錄

原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日兢兢於克治之難。故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而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優游平中。初無矯激立異。而鳳鳳千仞。固已淩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則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活潑潑地。觸處流行。緒論微言。深切明著。蓋語雖千條。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自復其性。與教人以共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而其致力於居敬窮理以自克者。亦於此而見。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人自童年。即知有讀書二字。長而習焉。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著。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即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雖讀如不讀也。其視先生何如。幾何不以古聖賢之所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抑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勦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三代而降。異端蠭起。聖人之道。不絕如綫。自濂、洛、關、閩後先相繼。聖學燦然復興。元明以來。去古愈遠。然則是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得而求乎哉。夫士君子幸生理學昌明之後。徵言大義。既已盡發其蘊。顧傳之彌久。或失其眞。其間豈獨無豪傑之士與抑亦有其書在。莫克表章。後之學者。遂無所追尋。以至於今也。去年夏。大中丞儀封張夫子。特受簡命。來撫閩疆。清操勵行。閩中人驚爲鉅儒再見於政事之暇。日與稽古力行之士。相與修明絕業。昶僻處海濱。心獨嚮往。登其堂。恍乎鵝湖鹿洞之規。既受業數日。出薛文清公讀書錄一編示昶。且曰。是書之傳。流布者少。命昶等校正其文字。鋟以行。昶竊以爲今之人。所以汨沒於利欲者。大都天人性命之說不講。昧於大本大原之所在。遂縱欲偸安。蕩檢踰閑而不顧。今觀讀書錄一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而其原總歸於太極。殆聖門所謂一以貫之者乎。抑觀其言。雖極深抉奧。攘邪闢異。而明白顯現。予人易見。沖和溫厚之氣。盎然見於語言文字之表。嗚呼。可謂大矣。夫子本實踐以示人。推至誠以率物。而樂易可親。又與文清公相髣髴。懼正學之不傳。刻是書以昭示學者。此所謂仁者之用心也。有志之士。取而讀之。上而溯諸伊、洛。更上而求諸鄒、魯。其於聖人之道。將必有得之者矣。受業門人南靖張福昶拜書。

薛文清公讀書錄目錄

卷之一

易總圖　易上經　易下經　易繫辭上

易繫辭下　書總論　虞書　夏書

商書　周書　詩總論　春秋總論

禮記總論

卷之二

四書總論　大學　中庸　論語上

論語下　孟子上　孟子下

卷之三

太極圖說　通書　西銘　性理諸書發明

諸書評　名言　道統　聖賢

諸儒

卷之四

史評　老莊　文中子　釋氏
異端　論仙　文評　理氣
陰陽　五行　天地　造化
氣機　鬼神　魂魄　天人
物理　感召　夢卜

卷之五
道體　論性　物性　論仁
論心　論學　論敬　事天
警戒　警訓　存養　省察

卷之六
體認・體驗　克治　愼言
愼動　知行　自反　自信
自樂　安命

卷之七
綱常　禮樂　治家　交友

接人　教人　舉業　論治
治亂　王霸　取人　事君
卷之八
觀人　君子小人　器量　出處
從政　相業
氣節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一

明 薛瑄 [illegible]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卽錄之。蓋以[illegible]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河東薛瑄識。

易總論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畫前之易。卽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先天圖。離卯爲春。乾午爲夏。坎酉爲秋。復子爲冬。坤爲晦。復爲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爲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爲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爲盛衰

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爲之主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乎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

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愼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六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陽或陰居之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愼。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愼之意。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於希夷。而後圖象始明。

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易上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爲氣之始。卽資坤元爲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卽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爲。惟承順天施而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卽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智。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元者、善之長也。卽亨、利、貞、無非善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卽所謂利。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不吉者。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

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師卦辭最明。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宜謹

識之。

素履最吉。以其不爲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愼與。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謙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褚蠱往見吝。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愼竝用。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爲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爲姤聖人則有羸豕蹢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夬決於上而陰生於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因之理微矣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力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无妄聖人矣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看復姤初爻可見

愼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易下經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无悔武王不忘遠當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莅衆之道也。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尚剛強。夬曰。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夬之也。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決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无咎。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夬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姤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衆矣。

雷相資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剛明竝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麤暴者。決不能有入矣。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易繫辭上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卽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

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卽繼之者善也。賦於萬物者。卽成之者性也。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爲顯諸仁之本。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於天地之間。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成性卽天地。存存卽設位。道義之門。卽易行乎其中。在天地則爲易。在人則爲道義。其理一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卽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卽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卽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易繫辭下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無彼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略有先後之序矣。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書總論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

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修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堯命舜愼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皐陶言勑我五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王文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勑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爲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周公曰勿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卽應於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爲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皐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伊訓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虞書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

下無廢事也。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舜命棄播百穀。卽命契敷五教。繼以皐陶明刑。治教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爲治之序。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夏書

古人敍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

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商書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最爲難事。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周書

洪範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愼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爲學修省之至要也。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僞者反是。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與。

詩總論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雁、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邪。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也。易之陽奇陰偶亦然。噫。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眞情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考矣。

關雎之詩。卽中和之理。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汙。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卽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妙處。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卽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卽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而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觀敬之詩。成王眞得傳心之學者也。

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眞所謂豁雲霧而覩靑天也。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咏。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竝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總論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眞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春秋之本意。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祓。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惡。楚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納於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覩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徵其辭。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感麟而作經者爲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爲祥。出非其時。反是。當魯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是知世道之降。而不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文成致瑞。引前聖之事證之。恐有未合。況孔子世家。書獲麟於先。作春秋於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俟來哲。

禮記總論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二

四書總論

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爲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汎觀此。則本義反爲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歎。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旣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旣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大學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

知止、即知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誕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己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麤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徧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

格之不疏以略。不密以窮。澈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翫之久。沈思切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之理也。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

知至處。卽性之一源。

知至乃知性知天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則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卽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中庸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卽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之。

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卽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

循理卽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脩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人心所具之性。卽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卽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性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曰用求中庸之道者。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養性情卽求中庸之道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卽太極也。太極卽性也。卽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己推己而後然。未至於自然之理。誠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爲不遠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卽良能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鬼神卽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爲。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

物之栽者根乎氣。其生理向盛。故天陰有以培之。若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天陰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凶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爲。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修身之事。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輟。

惟誠無間斷破缺。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不貳不雜。則無一毫人欲之私。無間斷先後。則無一息人欲之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有間斷先後。此純亦不已爲文王至德也與。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矣。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人不知而不慍。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卽有不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忠、信立身之本。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爲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意亦如此。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爲善爲惡。所由所安之實。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子曰。居上不寬。吾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好仁者。無以尚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汎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汎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爲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汎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智。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一以貫之。卽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卽一理而分殊也。

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一是一本。貫是萬殊。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幷沒其微善矣。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循理則事自簡。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仰不愧。俯不怍。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己所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

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詩曰。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是。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金履祥、熊禾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大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爲不通矣。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但爲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毋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毋必、毋固、毋我也。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息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論語下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卽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下

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一節又是想像曾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可不謹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智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敢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瞽者鮮不忽易而欺紿之於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愼哉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孟子上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爲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孟子就理言。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卽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不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不忍人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廢所不爲。而入於禽獸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卽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孟子下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爲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左右逢其原。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爲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爲而然。則鑿矣。

率性而行。卽孟子所謂大智也。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胷次超然。眞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澂清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恆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卽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

不能記者。氣昏也。早聞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盈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三

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苟只於圖中溺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因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驅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通書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通書一誠字括盡。

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西銘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卽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卽窮神而善繼其志也。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顚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性理諸書發明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卽中庸立天下之大本也。

造化人事。皆一靜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汎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

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體。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無所爲而爲。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無所爲而爲。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爲而爲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謂之仁可乎。

義卽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一理也。得之爲天。得之爲地。得之爲萬物。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而有得於心。卽所謂德。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誠卽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諸書評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尙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子、朱子論之詳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卽天之元亨利貞。賦於人爲明德。仁義禮智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

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木金。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朱子語錄雜論。散見於諸書者甚多。當時門人。從傍記錄。豈無一二之誤。況傳寫之久乎。嘗竊謂讀朱子語錄雜論。不若讀朱子手筆之書爲無疑。然語錄雜論中。有義理精確明白。發手筆之未發者。則不可不考者也。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也。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學者於正經傳註。尙不能精熟。即汎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

力而參看之可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事麤也。本末精麤。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著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爲一，老莊指太極爲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中說勝法言。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左傳所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名言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無言。欲人無知。莫若無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乘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鄭游吉九言曰。始無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縞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卻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道統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埽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與。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攷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聖賢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衞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揚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輳起來。則皆貫於一。諸子之書。非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輳爲一。則有不通者矣。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知覺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故程子曰。聖人有心而無爲。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爲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爲貴所累。自有其

富。便爲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眞與太虛同體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開人毀己譽己。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老莊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

聖人大公無我。眞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也。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眞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畜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閑正。非聖賢吾誰望耶。

諸儒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所謂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爲眞儒乎。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第彼自不識其要耳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漢馬融絳帳女樂爲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罷之可也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因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

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

漢儒識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學之宗也。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

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易非邵子。羲畫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不明。三君子。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庵爲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卽以眞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其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游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

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大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況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翬立己說乎。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眞聖人之學也。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眞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縞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胷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四

史評

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明。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豫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曰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靜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二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惟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灞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皋。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閒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爲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羣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漢高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修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爲何如哉。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汙。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卻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爲賢君。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爲後世法。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而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聞諫即聽。至元、成、哀帝之間。章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爲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爲能杜絕後來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愼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丙吉爲相。尙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霍光小心謹愼。沈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光武以識緯論學。何以爲出治之本。

漢初之將榘鷙中興之將循謹。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則其所蘊。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少貶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見。

作史者列於逸民傳。非知光者。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羣陰竝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昭烈、孔明。抑於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人皆知曹操爲漢賊。而不知袁紹亦爲漢賊未成者。觀其與曹操論取天下之策及滅洪之事可見。列傳稱其善下士。過矣。

温太眞爲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得。至絕裾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眞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揜其失也。

晉司徒魏舒。凡有爲。先行而後言。可以爲法。其遜位而去一節尤高。

宇文周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唐初邊將未有久握兵者。至天寶閒。李林甫爲固寵之計。杜絕邊將入相之路。遂至擁兵年久。而成藩鎭之勢。

漢唐閒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漢唐歷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也。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卽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卽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卽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緜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魏晉五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騁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

宋太祖取天下。與五代無異。然能用趙普之謀。收宿將之柄。削藩鎭之勢。挈數百年塗炭之生民。置諸衽席之上。其功大矣。

趙普功之首罪之魁。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氏之命。爲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生疑。而有燈影斡席遜避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卽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爲微詞。而其事迹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邸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爲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陳希夷亦遯世離羣者與。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蠱君心。害天下斲喪有宋之元氣。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媒進。至於板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知。劉將孫猶謂朱子未必主元祐。右君實。予不知其爲何說也。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揜其奸邪之迹。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於童貫挾馬植來。小人之肇亂也如此。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老莊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言亦可取焉。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元妙。末則流於權術。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先儒已辨之矣。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言亦可取。

莊生各有宜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己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也。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荀子爲人。意必剛愎佛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荀卿之託身黃歇。揚雄之失節莽賊。皆非知幾者。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幾乎。

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文中子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文中子心在天下爲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釋氏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

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邪。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旣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旣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正理所見旣明。則邪說不能惑。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異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竝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爲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爲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邪。

聖賢惡異端。爲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論仙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文評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爲一。眞無用之贅言也。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爲載道之文。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尙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尙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專尙華藻。文體變矣。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膏水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楚國人學齊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楚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衆人。

詩評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

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理氣

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爲也。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陰陽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消而虛。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互根之義。

陽氣自上而下。漸達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上而下。漸達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造化非陰卽陽。人事非柔卽剛。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五行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五行同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天地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卽有理。以理言。卽有形體。非可二之也。今天地闔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閒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閒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〇地無根。附於天耳。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卽如晝夜可見。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爲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之氣爲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之流行。鬱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鬱積流通於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於天中一毫毛耳。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卻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今天地之始。卽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卽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別爲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造化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

不覺耳。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無種而生者尙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壤。暴晒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根糵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澤。風日吹煦。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爲螢。朽木爲蠹。濕氣生蟲。人氣生蝨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爲不然。

氣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窗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煙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之吸極而呼者。退極而進。柔變而趨於剛也。呼極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既變而剛。則闢矣。既化爲柔。則闔矣。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其斯之謂與。

日入而羣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羣動作者。氣機闢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則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若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能凝聚。嘗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類。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溼。及登高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光霽也。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鬼神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息而屈者。鬼之迹也。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魂魄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耳目之聰明爲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爲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爲也。

天人

性命合一。卽學貫天人矣。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立極。

物理

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卽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而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根由是生焉。

一花卽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蓋天地之初。陰陽之氣。盪磨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意其初必柔輭如溼泥然。及凝結之久。遂成堅剛。北方石炭。未出穴時。其輭如泥。出穴見風卽硬。此可驗崖石始柔終剛也。

細看萬物。皆自沖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

鐵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水柔石剛。石爲水漸浸。蕩薄之久。銷削剝落。剛不能勝柔。此亦可見。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爲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

因觀烏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設破聲爆可畏。蓋熱氣在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霆之理蓋如此。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卻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諸邑。林木稍衰即枯悴、可見。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感召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

異此理之必然也

夢卜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夢對衆儒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尙不能識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

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略於小夢得此語因記之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湛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游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五

道體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孰能知之。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此理眞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論性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人心、卽食色之性。道心、卽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

天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性、卽理也。循天理、卽率性也。

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程子言性、卽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卽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則不知有淸濁昏明之異。故未備。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爲其所蔽。故爲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淸。則天地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古聖賢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論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氣稟言之。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卽天命之性也。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淸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爲。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爲氣所揜。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卽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此理在天。未賦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善卽性也。爲善卽所以盡性也。爲不善則失其性也。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卽此性也。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

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物性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庵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爲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略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衆蟻得一物。合力擧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鳥逮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論仁

仁從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爲衆善之長。

生意無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卽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卽成百株。百株結千李。

種之卽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卽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卽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於此亦可見。

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仁是嫂物譬之草木。嫂則生。老則枯。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

論心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論學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爲高。則笑以爲迂。且爲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余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有人爲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爲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汎不切之患。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又怕旣學道爲道理拘束。與自家身心上受用外物相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箇好道理。若見理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不進者乎。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學以靜爲本。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程子謂朞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竊謂爲學亦然。凡讀聖賢

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也。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於人物。故雖博極羣書。識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爲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

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

望道未見之心。卽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其進自不能止矣。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卽學道也。

進學之本。惟是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爲學之要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默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精麤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麤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爲異端。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得聖賢之眞。則知異學之妄。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如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易言修辭立誠。乃爲學第一工夫。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余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得。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麤。急聲以誦。眞村學小兒讀誦鬬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徧。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

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澈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論敬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爲學之要。無越於此。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纔敬、則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寒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事天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古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也。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亦然。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警戒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蠹貨厚積以取顚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宗伯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善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套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愕失措者多矣。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舉止不可不愼。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好勝人之大病。

有不合。當知裁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恆貞凶。

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懈意一生。卽爲自棄。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小人以隱惡爲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羣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
以忝先人。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寡矣。
人有一毫之矜飾。卽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警訓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學者一日之閒。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物惡太過。自造化尙然。況人事乎。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眞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

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烏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烏乎。

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有一毫取人之心。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愼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爲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存養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行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澈然矣。

心斯須不存。即與義理背馳。可不念哉。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主靜、物來應之。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心性爲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省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與。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卽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閒斷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愼。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疏戚未盡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誠。此吾自少至老。恆念有未盡也。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

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

目欲視。卽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卽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卽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所生乎。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卽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